

# 书赞华诗集后

■李贤臣

面前是开封师范学院的同窗好友翟赞华的两本诗集:《七秩梦诗抄》和《平水韵七律一百首》。诵之,浮想联翩!真如老夫子所言,“诗可以兴”,“兴于诗”。夫子评论他所删定的《诗经》说: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曰:思无邪。”“思无邪”,是孔子撷取《诗经》中的“思无邪,思马斯徂”(《鲁颂·邦风·泮水》)之语。以“思无邪”概述“诗三百”,有人以为评论的标准似乎不太高,其实不然。孔夫子所谓的“思无邪”,意为“闲邪存其诚”,“修辞立其诚”(《易·乾文言》)。“修辞立其诚”,真诚之言,最能动人。诗主言志,至附深衷。“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”(《毛诗序》),感人之诗,须是名章俊语,络绎间起,光明洞彻,始可动人。诚,“修辞立其诚”,是吾友赞华诗集的重要特征。

赞华咏诗,修辞立诚,为其准则,处于自觉。曾云“拙诗六百三年出”,而“句句发自内心处”。《万象迎春》曰:“龙腾虎跃伴霆雷,万象更新暖气催。浩浩东风送寒走,融融春日逐春回。”《中秋月奇观》曰:“设案擎香祈福祉,凭栏把盏庆团圆。欣逢国泰民康乐,熠熠清辉满世间。”至如《沁园春·中华诗词》《七律·颂邓公》《祖国颂》《忆伟人》诸作,对祖国、对党、对人民的热情赞颂,无限热爱;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自信,对伟大时代的无比自豪,均是心底真情的喷涌,流淌。他如吟咏家事、国

事、天下事众作,都以不同题材,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,汇聚成社会主义的正能量。

文如其人,诗品即人品。诗集中,赞华作为党和人民抚养、教育成长的党的干部、人民公仆,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恩至情,力透纸背,溢于言表。修辞立诚,正是基于“进德修业”,出自本性。《自勉》曰:“蜡炬身微羞泪少,春蚕体小傲丝多。清廉刚正何遗憾?去见毛公颜不酡。”《无题》(二)“独那铮铮铁骨,令人钦敬;更有那清廉刚正,可泣可歌!耻为升迁‘跑要送’,贵在救民于水火。看历史潮流滚滚去,唯圣贤美名光照日月。”《再说孝》曰:“中华美德倡孝道,百善为先传千朝。孟宗哭竹感天地,王祥卧冰世之少。交友首推重情义,瞻父养母第一条。与时俱进规律,传统美德当奖褒。”故而诗集中有《七秩生日感》《乡愁》《又到清明节》《清明悼椿萱》等作。抒发深厚的思亲感恩情怀,并旁及师友、同事、同学。诸如《含泪忆赵公》《人杰乃杰忆徐公》《忆商师·念素玲》。其中,《夫人七十二寿辰贺》曰:“聚首商师正妙龄,分飞五载始亲成。皱纹替子解忧难,白发为夫增仕荣。苦辣酸甜无所怨,风霜雪雨并肩行。光阴荏苒青春老,唯有真情报拙荆。”尤为情真意切,感人至深。

赞华诗作,既基于“进德”,又重于“修业”。《偶成》曰:“夜雨孤灯霎霎声,寻章觅句立茕茕。别家有梦游三界,痴子无眠起

五更。走墨涂鸦常拭泪,习文吟赋几生情。”《读高先生诗集感怀》“成功自是苦寒出,大作常常伴梦飞”,其中应是饱含着自家创作的甘苦,因而又有云“痴子觅句踱方步,偶得新词似入魔”,于苦寒中,而洒脱自得其乐;“入魔”必将“入神”。修辞立其诚,旨在“择善而固执之”,在于执着,持之以恒。所谓“人一能之,己百之;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”(别人一次能做到的,自己就做它一百次;别人十次能做到的,自己就做它一千次)(《礼记·中庸》)吾友赞华言志,缘情,或托事寓旨,或直抒胸臆,颇能挥洒自如,真是“成功自是苦寒出”。

我与赞华同窗为学,是1963年的事了。在校五年,虽日日相处,目其英风照人,却未暇“取诸怀抱,晤言一室之内”。赞华《大学之回忆》抒发了其间的感慨。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,既有激情燃烧的岁月,又有彷徨、迷惘与困惑。举国上下唱着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,泪流满面,陷入深沉的忧虑。真正打开我们之间心灵的窗户,应是五十年后的2013年,赞华送给我的诗集《七秩梦诗抄》。之后,又慨然以另一本诗集见赠。诵其诗,想见其为人。于是,心灵深相契合,并为赞华创作取得如此成就而高兴,而祝贺!学无止境,艺无止境,盼望赞华有更多的“妙造自然”的佳作,以讴歌人生,讴歌我们的伟大时代。吾友勉哉!

## 梦想开始的地方

■王瑞丽

我出生在黄河边一个偏僻的乡村,那里有川流不息的黄河水,也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金沙滩;有美味可口的黄河鲤鱼,也有清爽蜜甜的沙地西瓜。更重要的是,那里的人朴实、善良、热情、勤劳。就在那里,我度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俗话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那里的生活环境,培养了我活泼乐观、积极向上的性格,也点亮了我人生梦想的灯塔。

我的童年尽管没有现在孩子那些千奇百怪、洋气可爱、功能各异的玩具,但回想起来,当时我们玩的砸纸牌、踢

毽子、投沙包、跳绳等花样繁多的游戏,依然让我的童年充满无尽的幸福和快乐。比如,我们有时还会三五一群或七八一组,把自己的鞋子脱掉,在七八米外的平地上聚拢,高高地搭在一起,像个小炮楼。比赛开始,拿东西砸鞋

塔,谁能砸中,往往能引来玩伴的一阵喝彩和欢呼,能多次击中鞋塔的,甚至还能在玩伴中悄悄树立起威信。想想那时的我们,多么简单,多么随意,多么自由,多么快乐,偶尔的奇思妙想,甚至恶作剧,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喜不自禁。童年的世界里,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“忧愁”二字。

爱玩和好学并不是一个矛盾体。儿时的我特别爱玩,但学习方面也始终表现突出。爸爸曾是我们小学的教师,因为曾受“文革”的影响,爸爸的学业被耽搁了。也许是爸爸自己学业未竟,对我的要求也特别严格。后来,因为弟弟的出生,爸爸辞掉了这份他喜爱的工作。记得上小学时,偶尔会无意间发现爸爸站在教室的窗外正看着我,有时我也会因为作业上的一点错误,被爸爸罚跪,在这种关爱和严厉双重教育方式的作用下,我始终对爸爸心存敬畏。儿时,我在爸爸面前只有绝对服从,罚跪时,如果没有他的允许,即使是爷爷让我起来,我也是不敢的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偏僻的农村,但是爸爸的教育观念一点都不落后,爸爸会经常从城里买一些课外书给我看,带插图的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……那时在农村这是很少见的。因为有书,我时常成为同学羡慕的对象。对课外书的阅读,让我从小学习了课本以外的知识,这无疑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。

讲到童年及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,

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,那就是教过我数学的林老师,她是一位让我终生难忘并满怀感激的好老师。

或是因儿时的我学习成绩优异,或是因为爸爸曾经在这所学校工作过,也或是因为我比别人多看了几本课外书,显得知理懂事,总之,学校的老师格外喜欢我。

其实,对学生来说,老师的喜欢就是莫大的褒奖与恩惠,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学习,更重要的是,它还深刻影响着这个孩子的心智、成长,还有未来。

在学校,我无尽地享受着这份恩惠。我特别乐意做老师们的小帮手,每天上课前帮老师在黑板上抄题是我最喜欢的事情,有时老师还会让我在课堂上替她讲题呢。记得我上四年级的时候,一次骑自行车不小心把胳膊摔骨折了,家离得远,上学很不方便。林老师对我格外照顾,每天中午放学都接着我到她家吃饭,乡间小路上我们牵着手,至今回想起来,这种像妈妈一样的关心、照顾,依然令我感到温暖。但在课堂上,林老师却十分严厉,每当我上课走神,总会飞来一个粉笔头落在我的头上。当是总是想,林老师怎么砸得这么准呢?

林老师慈爱而又严厉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内心,多少年后,我也选择当一名教师,其实,这个职业选项的种子在儿时、在林老师的潜移默化下,早已经种下,生根、发芽。

“炒作”之事  
古已有之

近些年来,“炒作”甚嚣尘上,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,遂使人误以为“炒作”是一门新兴产业。其实,中国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输后人,譬如陈子昂。

据唐朝《独异志》所载,因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,毛头小伙子陈子昂从老家四川来到了长安,谁知却因无人赏识而在长安过了十年寂寂无闻的痛苦时光。正当此时,有人在街头出售胡琴,要价昂贵。长安城里的豪贵之人频频赶去,但因为无法判定胡琴的价值而不敢贸然购买。陈子昂灵机一动,果断地筹钱将那把胡琴买回家中,他四处张扬,标榜自己精通胡琴,并与众人约定,将择吉日在自己家里为知音现场演奏。

吉日到来,长安城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前来欣赏。在大家的期待之中,陈子昂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。他说,我陈子昂创作了大量的诗文,在京城居住了这么长时间却无人理睬,而这把胡琴,各位却青睐有加。然而,在我看来,这件乐器只是下等乐工所制,我怎么会将它放在心上?说时迟那时快,陈子昂将高价买回的胡琴高高举起,愤然摔在地上,胡琴当场断裂。在众人的错愕之中,陈子昂将自己的文章“遍赠会者”。结果可想而知:“会既散,一日之内,声华溢都。”其作品《登幽州台歌》也迅速走红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望天长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

陈子昂的这次自我炒作堪称经典,不久之后,他就被建安王聘为记室,后来又做了拾遗。

选自《天津日报》